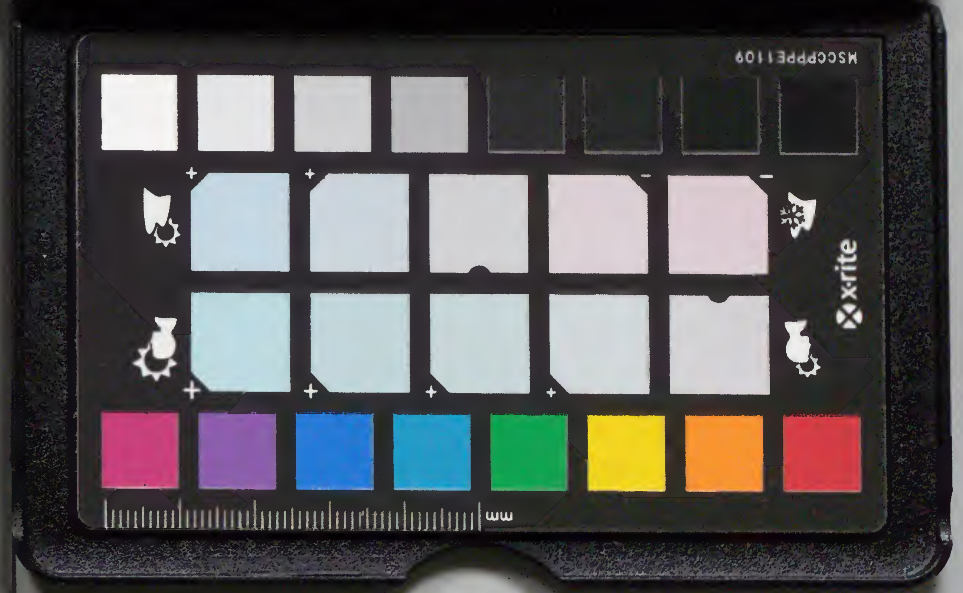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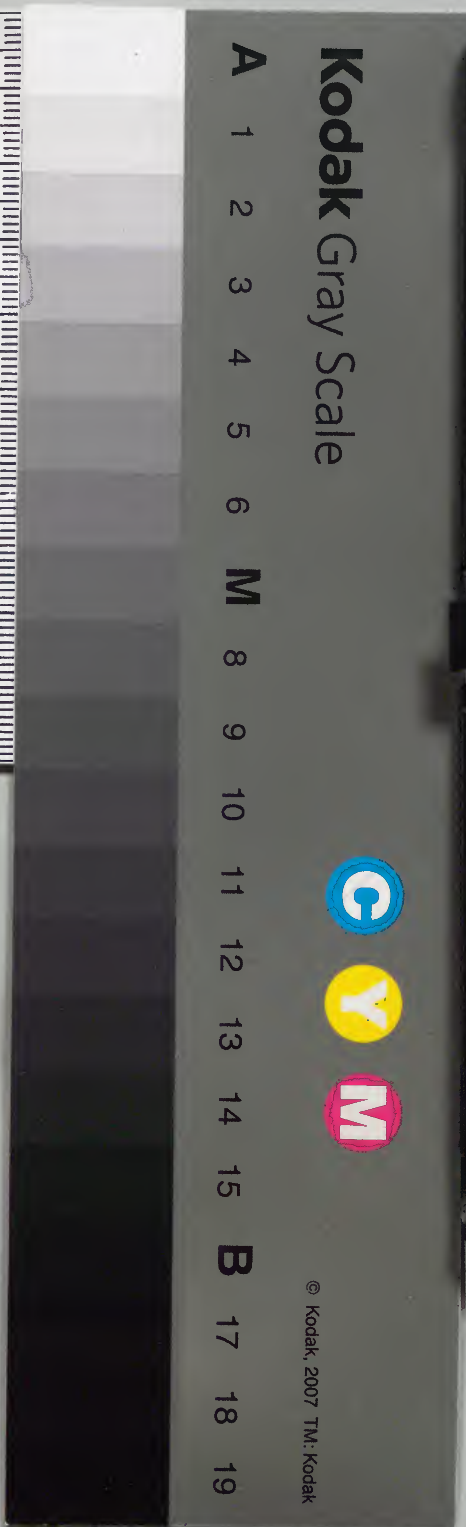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書	三三〇七
類號	一六
冊數	三〇
架號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07
冊數	16 (4)
函號	310 89



續高僧傳卷第九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三

正紀十人
附見四人

陳揚都宣武寺釋洪偃傳一

揚都興皇寺釋法朗傳二

揚都大禪衆寺釋法勇傳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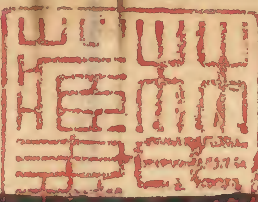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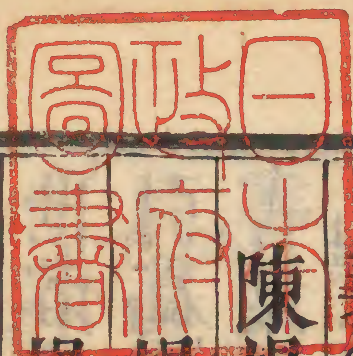
揚都大彭城寺釋寶瓊傳四 明解

揚都白馬寺釋警韶傳五

鍾山耆闍寺釋安廩傳六

攝山栖霞寺釋慧布傳七 僧詮 玄辯

淺草文庫



周渭濱沙門釋亡名傳八

僧理

魏鄴下沙門釋道寵傳九

齊彭城沙門釋慧嵩傳十

釋洪偃俗姓謝氏會稽山陰人祖茂恭和凝慎不交世俗父藏博綜經史善屬文藻梁衡陽王聞而器之引為僚友偃風神穎秀弱齡悟道晝讀經論夜諷詩書良辰華景未嘗廢學自爾幼而聰敏州里稱焉及長遊聽京邑遍聞數論後值龍光寺綽法師便委心受業特加賞接以為絕倫由是學侶改觀轉相推伏二三年中便盡幽奧乃開筵聚眾闡揚成實舉厝閑

雅詞吐抑揚後學舊齒稽疑了義橫經荷笈虛往實歸由此仰膺法輪總持諸部勇氣無前任其披解宿望弘量因循舊章偃厲思雲霄曾無接對見忤前達不能降情自是來學有隔聽者踈焉遂閉志閑房高尚其道間以尋緝閱史廣求多見秋水春臺清文迥出壯思雲飛英詞錦爛又善草隸見稱時俗織過芝葉媚極銀鈎故貌義詩書號為四絕當時英傑皆推賞之梁太宗之在東朝愛其雋秀欲令還俗引為學士偃執志不迴故弗能致會武帝發講重雲延德肆問而年非宿老座第甚遠抗言高論精理入神帝賞

歎久之莫不矚目偃形止自若神守如初僉服其高
 亮也及引進後堂加優其禮屬戎羯陵踐兵饑相繼
 因避地于縉雲眷眇泉石又寇斥山侶遂越嶺逃難
 落泊馳滯曾無安堵梁長沙王韶鎮郢聞風叙造俄
 而渚官陷覆上流阻亂便事東歸因懷自靜有顧林
 泉乃杖策若耶雲門精舍歷覽山水美其棲遲登吳
 昇平亭賦詩曰蕭蕭物候晚蕭蕭天望清旅人聊杖
 策登高蕩客情川原多舊迹墟里或新名宿煙浮始
 旦朝日照初晴獨遊乏徒侶徐步寡逢迎信矣非吾
 託賞心何易并遂汎浪巖峰有終焉之志葺修寺宇

結衆礪業逮陳武廓定革命惟新京輔舊僧累相延
 請乃顧山衆曰吾勤苦積學五十餘年事故流離未
 遑敷說今時來不遂何謂爲法以身乎以天嘉之初
 出都講于宣武寺學徒又聚莫不肅焉雖樂說不疲
 而幽心恒結每因講隙遊鍾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
 坐時又引筆賦詩曰杖策步前嶺褰裳出外扉輕羅
 轉蒙密幽逕復紆威樹高枝影細山晝鳥聲希石苔
 時滑屣蟲網乍沾衣澗菊紫芝擘巖上白雲霏松子
 排煙去堂生寂不歸窳谷無還往攀桂獨依依會齊
 使通和舟車相接崔子武等擅出境之才議其瞻對

衆莫能舉世祖文皇以偃內外優敏可與抗言敕令
 統接賓禮樞機溫雅容止方稜敷述皇猷光宣帝德
 才詞宏逸辯論旁馳潤以真文引之慈寄子武等頃
 受誥命銜佩北蕃帝嗟賞厚惠更倍恒度皆推以還
 公一無所納是歲舊疾連發聽者復踈止於小室許
 有諮問懷不能已情有斐然乃著成論疏數十卷剖
 發精理構思深劇疾轉沉篤功不克就以天嘉五年
 九月二十一日至于太漸神氣不昧命弟子曰衆生
 爲貪心之所暗也貪我則惜落一毛貪他則永無厭
 足至於身死之後使高其墳重其槨必謂九泉之下

還結四鄰一何可歎而皇甫謐楊王孫微得我意雖
 知會歸丘壤而未知初度之心今冥目之後以此脯
 腊鄙形布施上飛下走一切衆生若前身相負仍以
 相償如無相對則生我檀善此之微心亦趣菩提物
 莫不共矣言畢合掌終於宣武寺焉春秋六十有一
 知與不知咸懷惻愴卽以其月二十二日尸陀於鍾
 山開善寺之東岡焉然偃始自離俗迄于遷化唯學
 是務儉節掃衣弗事華纈每緣情觸興輒叙其致而
 文彩灑落罕有嗣者綴述篇章隨手散失後人掇聚
 集之成二十餘卷值亂零失猶存八軸陳太建年學

士何雋尚之封于祕閣

釋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祖奉叔齊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刺史父神歸梁員外散騎常侍沛郡太守朗託生之始母曰劉氏夢見神人乘樓殿入懷夢中如言身與空等既而覺寤四體輕虛有異恒日五辛雜味因此悉斷爰在髻亂卓出凡童孝敬純備志操貞立家雄六郡氣蓋二邊少習軍旅早經行陣儉約治身寵辱無能移也俄而假節寧遠將軍徐子彥北伐門設長戟坐休大樹惟曰兵者凶器身曰苦因愆海邪林安能覺者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

月二日於青州入道遊學楊都就大明寺寶誌禪師受諸禪法兼聽此寺彖律師講律本文又受業南澗寺仙師成論竹澗寺靖公毗曇當時譽動京畿神高學眾所以天口之侶藏耳之賓心計目覽莫不奔競但以鷲山妙法羣唱罕弘龍樹遺風宗師不輟前傳所紀攝山朗公解玄測微世所嘉尚人代長往嗣續猶存乃於此山止觀寺僧詮法師受智度中百十二門論并華嚴大品等經於卽彌綸藏部探賸幽微義吐精新詞含華冠專門強學課篤形心可謂師逸功倍於斯為證永定二年十一月奉敕入京任興皇

寺鎮講相續，所以華嚴大品四論文，言往哲所未談。後進所損略，朗皆指擿義理，微發詞致，故能言氣挺暢，清穆易曉，常衆千餘，福慧彌廣，所以聽侶雲會，揮汗屈膝，法衣千領，積散恒結，每一上坐，輒易一衣，闡前經論，各二十餘遍，二十五載，流潤不絕，其間與樹四部兩宮法輪之華，當時莫偶。以太建十三年歲在辛丑九月二十五日，中夜遷神，寺房春秋七十有五，卽以其月二十八日，窆于江乘縣羅落里攝出之西嶺，初攝山僧詮受業，朗公玄昔所明，惟存中觀，自非心會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頓迹幽林，禪味相得及。

後四公往赴三業資承，爰初誓不涉言及久，乃爲敷演故詮，公命曰：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輒有開示。故經云：計我見者，莫說此經深樂法者，不爲多說。良由藥病有以，不可徒行。朗等奉旨，無敢言厝及詮化往。四公放言，各擅威容，俱稟神略，勇居禪衆，辯任長干。朗在興皇，布仍攝領禪門，宏敞慧聲，遐討皆莫高於朗焉。然辯公勝業，清明定慧，兩舉故其講唱兼存，禪衆抑亦詮公之篤厲也。然其義體時與朗違，故使興皇座中排斥，中假之誚，布勇兩公見干別紀。昔梁天監十六年六月七日，神僧寶誌記興皇寺云。

此寺當有青衣開士廣弘大乘及朗遊學之時初服
 青納及登元席乃與符同又南陌居士杜法粲年踰
 八十頗識歸心昔夢寺內有幡花天妓塼塞殿堂緇
 素法衆充初筵席洎朗來儀創會公私齋講又咸符
 焉又十二年五月七日帳下淨人解齋失曉朗夜扣
 閣催之而洪鐘自響良久不絕故其禳祥早著其例
 此也東朝於長春殿義集嗣君親搖玉柄述朗所暨
 諸師假名義以此榮稱豈惟釋氏宗匠抑亦天人儀
 表故其所獲檀觀充造經像修治寺塔濟給窮厄所
 以房內畜養鷲鴨雞犬其類繁多所行見者無不收

養至朗寢息之始皆寂無聲遊觀之時鳴吠喧亂斯
 亦懷感之致矣侍中領軍廬陵王聲懋權衡資承戒
 約遂仰奏承華爲之銘頌其墓誌文太子詹事濟陽
 江總故陳王叔寶時在春官爲之銘曰洪源遠采傳
 芳馥蕙君子哲人英芬是繼朱旄旣杖青組仍曳紉
 虎戎卸貳貌狄制功可冠軍業非出世揖彼聲色超
 此津濟津濟伊何裂斷網羅忍衣早記乘樓夜過航
 斯苦海涸此愛河若非智士孰寄宣揚法雲廣被慧
 日舒光旣推衡櫓自闢金湯夢齊鼓說應異鍾霜識
 機知命同彼現病夙心棲遁度脫難竟化緣已矣乃

宅丘穿智炬寂滅頽巖遼負遼負空岑搖落寒侵弦
 餘月暗霧下松深香滅窮壘旛橫宿林切切管清遙
 遙鼓聲野烟四合孤禽一鳴風悽唳斷流急寒生神
 之淨土形沉終古勒此芳墳用旌蘭社
 釋慧勇厥姓桓氏其先譙國龍亢人也祖法式尚書
 外兵錢唐令因此遁迹于虎丘山後客寓居吳郡吳
 縣東鄉桓里父獻弱齡早亡母張氏嘗夢身登佛塔
 獲二金菩薩俄育二男並幼而入道長則慧聰勇其
 次也初出楊都依止靈曜寺則師為和尚銳志禪誦
 治身蔬菲隨方受業不事專門豈非版金成寶方資

刻鏤宣玉有美必待刮磨誠有由矣年登具戒從靜
 衆寺峰律師遊學十誦有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寵
 並道秀域中聲高梵表乃服膺座右稟宗成實刻情
 砥礪寢食忘疲苦思沉淪坑岸斯墜彌歷寒暑博習
 大成至年三十法輪便轉自此遠致學徒盛開講肆
 高視上京鬱為翹彩專講論文將十許遍俄而梁季
 傾覆人百沸騰每思遁世莫知其所于時攝山詮尚
 直轡一乘橫行出世隨機引悟有願遵焉嘗行報恩
 寺前忽見人云從攝山來授竹如意謂勇曰尋當如
 意俄失蹤迹信宿之間又有漆函盛三論一部置房

前窓上尋究莫知來也欣茲嘉瑞銳勇難任因此拂衣里閉駕言泉石期神杳冥非企禽臺之侶修空習慧寔追林遠之風便停止觀寺朝夕侃侃如也詮師忘以年期義兼師友抑亦官羽相諧冰藍待益之志也自此言刈章句採擷希微凡厥釋經莫不包舉太法獲傳於焉是賴天嘉五年世祖文皇請講於太極殿百辟具陳七衆咸萃景仰之輩觀風繼踵遊息之伍附影成羣自此聲名籍甚矣任大禪衆寺十有八載及造講堂也門人聽侶經營不日接雷飛軒製置弘敞題曰般若之堂也以至德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邁疾少時平日神逝春秋六十有九然其大漸之時神容不變經宿頂暖衆皆異之至六月六日窆于攝山西嶺自始至終講華嚴涅槃方等大集大品各二十遍智論中百十二門論各三十五遍餘有法華思益等數部不記又早捨親愛弱而貞苦文章聲辯時世高之爰至啓手啓足不緇不涅寔像教之棟梁精義之林藪弟子等追深北面之禮鐫石碑之其文侍中尚書令濟陽江總製

釋寶瓊姓徐氏本惟東莞避難辭苕後居毗陵曲阿縣焉祖邕齊右軍父僧達梁臨川王諮議並高器局

崇遵儒素瓊絜清山水峰瀾早被身長七尺五寸背
脚龍文口三十九齒異相奇挺故能踈秀風彩蘊藉
威容少鄙臚裳便欣毳服幼年出俗師事沙門法通
通初見而嗟重深爲道器也不使服勤年過志學欲
冥光宅寺雲法師義但以經藏飈拔聲實沸騰無礙
奔涌談吐橫逸竊疑詞富兼駭唱高乃移聽南澗仙
師研精數論名解映徹洞殫義窟仙嘗覽瓊私記三
復嗟賞後於高座普勸寫之自爾門徒傳寫此疏初
受具年已能覆述未登五歲便爲法主仍與仙公抗
衡敷化梁高祖三教妙旨固不踈通選揚名德分寄

弘道瓊之高義簡在帝心爰降綸綍入壽光殿言重
茂林更輕雲閣便辭還鄉之建安寺上黃侯擘分竹
此邦每深尊敬情兼師友彼郡一旦老少相喧競云
建安伽藍白龍出現奔排到寺惟見瓊講有識之士
異而目之爲白瓊焉素與簡子周弘正早申莫逆彼
驟噫曰夫有希世之才而不在京華開導乘桴之歎
令入太息乃有學侶復請還都發成實題僧正慧令
切難聯環瓊乃徐拂塵尾從容而對令乃引遠公舊
責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爲答曰不思造業安得精固
令閑舉止雅音韻賓主相悅殊加稱賞梁祖年暮惟

事熏修臣下偃風清言扇俗縉紳學者必兼文義所以屢開理教維摩涅槃道被下筵憇飛上席解頤利齒木舌鋒牙罽塞駢羅煙隨霧涌亦有明玉豐貂紆青拖紫車馬溢于寺衢衣簪滿於法座斯感物之盛罕有加也到茂灌民譽之重任孝恭詞筆之富皆執卷稽疑服膺請業恭息世謨蔬菲好學後進英華隨父共聽偏深玄義遂講涅槃傳瓶不失于茲乃驗未仍入道奄至無常頂暖信宿手屈三指復與諸天飛下住宅對父談話宛若平生褒讚出家稱揚法利俄將翼從凌虛而沒留香在室經日不消故知彼此異

人躬爲學衆誠難測其本量也逮梁室版蕩有陳建業武帝尊法臭味特深數引金言頻開玉牒降狎言笑詢訪名理永定三年夏於重雲殿閣正弘太品夢朱衣神禮而諫曰般若多難仰祈疾講頻爾轉數詞逾懇到至七月十日乃白僧曰昨夜神人見催經餘一卷午前取訖講竟出宮殿雷已響還纔至寺驟雨便零重雲殿一時都盡豈非勝人宣法幽冥敬重陳祖昇遐方知前告文帝纂曆禮異彌深鬱下絲綸爲京邑大僧正辭讓雖切敦喻更隆乃顧當仁俾膺範物遂之斯任然以金陵都會朝宗所依刹寺如林義

筵如市五部六羣果含苗雜惟調水乳芋和鹽梅多
 沒象泥終枯鳥樹乃鎮之以清淨馭之以無為篇禁
 不煩遮罰每省故僧尼仰之自肅道俗稱之益敬七
 衆日用而不知四遠欽風而不足故得法位久司疵
 謫無玷屢陳表退去而復昇始終惟冷於是乎在自
 梁僧之於此任熏灼威儀翼衛亞於王公服玩陳於
 鄭楚故使流水照於衢路吏卒喧於堂廡瓊臨已來
 頓祛前政自營靈壽惟從息慈壞色蔽身尼壇容膝
 蕭然率爾有位若無朝野嘉其貞素同侶美其如法
 海東諸國圖像還蕃頂禮遙敬古人有言匪馳令譽

孰動殊方其見賢如此以至德二年甲辰之歲二月
 二十三日纔覺不念建初寺寶瓊法師當時之偶對
 也少而共學聲德齊揚爾夕神人忽來報曰彭城僧
 正今先無常日夢上天有疏請講暨三月二十日正
 念告終遺誠掩坎不煩銘誌春秋八十一有詔慰焉
 喪事所須隨由資給仍以天子鹵簿仗借為榮飾終
 古所希幸也以四月五日窆于鍾山之陽名僧舊墓
 爾時填遠咽陌哀慟相奔阜素驚嗟郊垆失色初瓊
 入京將臨法席既無人識不許房居乃求僧正慧超
 寄南澗任超聞未許見而駭曰此少俊當紹吾今位

法門所託何慮無房即命寺綱忻然處置及孝宣請
 講太子常迎屢見神人形甚長偉密來翼從未為大
 將軍章照達講通感亦然又非測也然其厚德容衆
 鳴謙儉約出處無忤言行無釋尅壯不休孜孜講導
 吐音遙迸發義昭彰或遇勅手時逢的匠薄麾象扇
 濯已冰消故寔繁有徒服而無斃及晚僧望益重居
 處逾輕帷屏固設飾用不置臘歲叅謁黑白摩肩方
 便他行避斯榮供斯可謂狎人世而空閑縮司存而
 無事也又聖人至理開士微言月落參橫清誦無逸
 及燭然香馥懺禮方宵迹怠心勤外和內祕宣揚之

暇綽有餘閑兼採玄儒每窺子史彫蟲藁隸體物摘
 玄並入性靈悉能該洽又可謂不撓天猷無遺小道
 也凡講成實九十一遍撰玄義二十卷講文二十遍
 文疏十六卷講涅槃三十遍製疏十七卷講大品五
 遍製疏十三卷餘有大乘義十卷法華維摩等經並
 著文疏故不備載布在州邑兄孫普光承藉風訓立
 履貞確思慕平昔追攀日永與同學道莊明解等樹
 碑于金陵之舊墟其文慧日道場釋法論莊入室馳
 聲見于別紀解昇堂流譽王領江都隋末尚存安危
 未測

釋警韶姓顏氏會稽上虞人學年入道事叔僧廣以爲師範廣律行貞嚴當時領袖初韶遊都聽講便能清論年登冠肇還鄉受戒護持奉信如擎油鉢有沙門道林請留鄉土乃夢韶舌相廣長而欲將斷既寤深惟留戀斯成墜失愧悔前請便勸出都於卽大弘法化傳燈不絕卽莊嚴旻公之遺緒也次稟龍光僧綽乃是開善瓊支末又探習三藏廣綜衆家年二十三講大品經味法當時摩肩溢道後還建元晉陵等寺敷演經論解冠羣宗韶乃願年四十長就講說而學侶相顧不勝欽尚時年三十有九爲建元寺講主

臨終遺令傳法韶遵崇餘烈卽坐演之受業之賓有逾師保梁簡文邵陵及岳陽等大相欽重師承訓誨從危難後世改情浮乃往豫章將通道務時余豫州黃司空等素情所仰請爲戒師會外國三藏真諦法師解該大小行攝自他一遇欣然與共談論諦歎曰吾遊國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爲翻新金光明并惟識論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朝授晚傳夜聞晨說世諺寫瓶重出知十再生者也梁岳陽王於荆立位遣信遠迎楚都弘法韶念報地之重來救遂乖陳武定天文皇嗣業並弘尚正道敕請還都戒

範承仰優禮彌隆天嘉四年有會稽慧藻同泰道倫等二百餘人連署請韶長講於白馬寺廣弘傳化十有餘年既登耳順便令慧藻續講躬往瓦官宴坐少時法門深妙時沙門智顛定慧難踰人神頗測靜歎精利事等夙成共諸前學頻請重講留意綿久以疾辭之又為新安殿下黃司空等共僧三請不免勤注又於王府略說維摩龍光寺中廣敷成實亦得數年成諸學肆未辭朽老歸志山林乃入函巖自靖十有餘載至德元年十月十日日中時右脇而卧神慮澄然崩於開善寺春秋七十有六其月十六日窆於

鍾嶺獨龍之山所講成實論五十餘遍涅槃三十遍新金光明三十餘遍維摩天王仁王等經遍數繁亂不紀廣敘

釋安廩姓秦氏晉中書令靖之第七世也寓居江陰之利成縣焉考正妙思消玄怡心屆寂乃製入神書一首洞曆三卷青鳥之道莫不傳芳廩幼而聰穎獨悟不羣十二偏艱孝知遠近斷水骨立聞者涕零古人有言知子父也乃攝以典教業遂多通而性好老莊早達經史又善太一之能并解孫吳之術是以才藝有功文武清播仍欲披榛問隱葺門圭竇而虛懷

機發體悟真權年二十五啓敕出家乃遊方尋道北
詣魏國於司州光融寺容公所採習經論容律訓嚴
疑肅成濟器并聽嵩高少林寺光公十地一聞領解
頓盡言前深味名象並畢中意又受禪法悉究玄門
請業之徒屢申弘益在魏十有二年講四分律近二
十遍大乘經論並得相仍梁泰清元年始發彭沛門
人擁從還屆楊都武帝敬供相接敕任天安講華嚴
經標致宏綱妙指機會值梁運既終法輪停轉洎大
陳御寓永定元年春乃請入內殿手傳香火接足盡
虔長承戒範有敕任耆闍寺給講連續既會夙心遂

欣久處世祖文皇又請入昭德殿開講大集樂說不
窮重筵莫擬孝宣御曆又於華林園內北面受道闡
化涉勞因以遘疾至德元年建寅之月遷化于房皇
心惻悼賻贈有加卽以其月窆於開善之西山春秋
七十有七門人痛其安放士庶失其歸依矣

釋慧布姓郝氏廣陵人也少懷遠操性度虛梗年十
五處于江陽家門軍將時有戎役因願領五千人爲
將清平寇塞豈不果耶衆聽其言十六遭兄亡悟世
非常思解俗網親眷知有武略咸不許之二十有一
方從本願旣蒙剝落便入楊都從建初寺瓊法師學

成實論通假實之旨物議所歸而布恨斯至理未盡
懷抱承攝山止觀寺僧詮法師大乘海嶽聲譽遠聞
乃往從之聽開三論學徒數百翹楚一期至於洞達
清玄妙知論旨者皆無與尚時號之爲得意布或云
思玄布也故詮之解難聽者似解而領悟猶迷及依
言願通而構難踈略致使談論之際每有客問必待
布而爲答時人爲之語曰詮公四友所謂四句朗領
語辯文章勇得意布布稱得意最爲高也後於天品
善達章中悟解大乘煩惱調順攝心奉律威儀無玷
常樂坐禪遠離囂擾誓不講說護持爲務未遊北鄴

更涉采聞於可禪師所暫通名見便以言悟其意可
曰法師所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乃縱心講席
備見宗領周覽文義並具曾襟又寫章疏六馱負還
江表並遺朗公令其講說因有遺漏重往齊國廣寫
所闕賈還付朗自無一畜衣鉢而已專修念慧獨止
松林蕭然世表學者欣慕嘗造思禪師與論大義連
徹日夜不覺食息理致彌密言勢不止思以鐵如意
打案曰萬里空矣無此智者坐中千餘人同聲歎悅
又與邈禪師論義卽命公之師也聯縣往還三日不
絕邈止之歎其慧悟遐舉而卑身節行不顯其美梁

太清末侯景作亂荒餒累年三日失食至四日有人遺布飯而微似猪肉之氣雖腹如火然結心不食故得遭斯困厄不履非濫又曾患脚氣醫令服薤自此至終常陳此罪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告云方士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願化度眾生如何在蓮華中十劫受樂未若三途處苦救濟也陳至德中邈引恭禪師建立攝山棲霞寺結淨練眾江表所推名德遠投稟承論旨時為開滯理思幽微不為僧師不役下位常自縫洗六時無闕纔扣捷椎已居眾首端坐如木見者凜然名聞光遠請謁如市陳主諸王並受其戒

奉之如佛未以年暮不參眾食救給其乳牛而布迴充入眾熒熒謹攝實高僧焉年至七十與眾別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益常願生邊地無二寶處為作佛事去也幸各好住願努其力於是絕穀不食命將欲斷下敕令醫診之縮臂不許沈皇后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終遺訣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無所生滅無所滅故也諸有學士徒眾並委恭禪師吾無慮矣以陳貞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棲霞終後手屈三指持之雖申還屈乃至林中一月猶爾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便卒移

屍就林山地又動太史奏云得道人星滅矣時以當
 之初將逝告衆前云昨夜二菩薩見迎一是生身一
 是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又來迎接以不願生故
 不許耳流光照於侃禪師戶侃怪光盛出戶見二人
 向布房中不知是聖也旦往述之恰然符合言已端
 坐而化有見鬼者望見旛花滿寺光明騰焰不測其
 故入山視之乃布公去世

釋亡名俗姓宋氏南郡人本名闕殆世襲衣冠稱為
 望族弱齡遁世永絕妻孥吟嘯丘壑任懷遊處凡所
 憑准必映美阮嗣宗之爲人也長富才華鄉人馳譽

事梁元帝深見禮待有製新文帝多稱述而恭慎慈
 敬謙靜爲心每從容御筵賜問優異及梁曆不緒潛
 志玄門遠寄岷蜀脫落塵累初投兌禪師兌亦定慧
 澄明聲流關鄴名乃三業依憑四儀恭仰彫純假於
 禪誦興慮著於篇什預有學徒問道無倦會周氏跨
 有井絡少保蜀國公宇文儁鎮之性愛賢才重德素
 禮供殊倫聲聞臺省後齊王績部伏敬日增任滿還
 雍遂勒歸謁帝勞遣既深處爲夏州三藏朝省以名
 文翰可觀元非玄侶而冥德沒世將徵拔之測其器
 宇有經國之量朝省總議或以威恩加之或以情異

轉之然名雅亮卓然曾無易節天和二年五月大家
宰宇文護遺書曰言念欽屬未敘企積道體休愈無
虧慮耶蓋能仁處世志存匡救非先輪迴獨尚茲善
既道亞生知才高七步豈虛緇染沉流當途但靈廓
妙理三業同臻冀思莫一皂白非感耳悌解偏執讚
我時朝匪惟真俗俱抽亦是彼我一貫故令往白念
報雅懷名答曰辱告深具懷抱寒暑異域苦樂殊心
輒略常談且陳事實貧道稟質醜陋恒嬰疾惱因偃
成恭惟道是務不曾妻息五十二年自捨俗緣十有
五載萬人歸國皆停都邑羸病一僧獨流荒裔無罪

可罰無能可使百慮九思是所未喻文多不載又列
六不可十歎息援據事敘綸貫始終書略結云沙門
持戒心口相應所列六條若有一誑生則蒼天厭之
死則鐵鉗拔之焯銅灌之仰戴三光行年六十不欺
闇室况乃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獨
堪長久誠得收迹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修慧
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城任力行道隨緣化
物斯次願也如其不爾獨處丘壑安能憤憤久住閭
浮地乎護得書體其難拔乃與書迎還云法師秉心
彌固棲遊世表玄圭啓運不屈伯夷之節蒼精御曆

豈損嘉道之志今遣往迎名達成陽貴遊奉謁隆禮
 厚味彌增常限以稱謂廣流藏景難伏誓當棲玄後
 德便閑放無累乃著寶人銘曰余十五而尚文三十
 而重勢位值京都喪亂冠冕淪沒海內知識零落殆
 盡乃喟然歎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彫岱山
 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偽譬如
 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餉虎如其不
 爾修禪足以養志讀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
 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納杖錫聽講談玄戰國
 未寧安身無地自馱形骸甚於桎梏思絕苦本莫知

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
 小乘偈曰能行說為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
 名為智者至於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
 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為道日損何用多知誓欲
 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
 箴文名息心讚擬夫周廟其銘曰法界有如意寶人
 焉九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
 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
 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
 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

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未在本雖小不輕關
 爾七竅閉爾六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
 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
 賢才藝是為愚弊捨棄浮樸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
 後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徑終迷修塗永泥莫
 貴才能是日憐憐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
 高速崩徒舒翰卷其用不恒內懷僑伐外致怨憎或
 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
 以之咎賞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
 坐樹陰迹滅影沉狀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長

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
 勝何重何劣何輕何賤何辱何貴何榮澄天愧淨皎
 日慙明安夫代嶺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又
 著至道論淳德論遣執論去是非論影喻論修空論
 不殺論等文多清素語恒勸善存質去華不存粉墨
 有集十卷盛重於世不知所終有弟子僧現性沉審
 善音調為隋二十五眾讀經法王搜括羣籍採撫賢
 聖所撰諸論集為一部稱曰論場有三十卷披卷一
 閱俱覽百家亦新學之宗匠者矣後於曲池造靜覺
 寺每臨水映竹體物賦詩頗有篇什云

釋道寵姓張俗名爲賓高齊元魏之際國學太儒雄
 安生者連邦所重時有李範張賓齊鑣安席才藝所
 指莫不歸宗後俱任安下爲嗣年將壯室領徒千餘
 至趙州元氏縣堰角寺側卽今所謂應覺是也從寺
 索水沙彌持與問其幾塵方可飲之素不內涉罔然
 無對乃以水澆面賓大恧謂徒屬曰非爲以水辱我
 直顯佛法難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卽日於寺
 出家寺法入道三年歷試以賓聰明太博不可拘於
 常制卽日便與具戒遂入西山廣尋藏部神用深拔
 慨歎晚知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

初翻十地在紫極殿勒那摩提在太極殿各有禁衛
 不許通言校其所譯恐有浮濫始於永平元年至四
 年方訖及勸讎之惟云有不一不盡那云定不一不
 盡一字爲異通共驚美若奉聖心寵承斯問便詣流
 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曲教三冬隨聞出疏卽而開
 學聲唱高廣鄴下榮推時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
 休之等昔經寵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靡寄相
 從來聽皆莫曉焉寵默識之乃曰公等諸賢旣稱榮
 國頗曾受業有所來耶皆曰本資張氏狀俗出家寵
 曰師資有由今見若此乃曰罪極深矣初聆聲相寔

等昔師容儀頓改致此無悟於是同敦三大罄此一心悲慶相循遂以聞奏以德溢時命義在旌隆日賜黃金三兩盡於身世匠成學士堪可傳道千有餘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繼誕禮罕宜儒果等是也一說云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士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菩提三藏惟教於寵寵在道北教罕宜四人光在道南教馮範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當現兩說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今則闕矣輒不繁云

釋慧嵩未詳氏族高昌國人其國本沮渠涼王避地

之所故其宗族皆通華夏之文軌焉嵩少出家聰悟敏捷開卷輒尋便了中義潛蘊玄肆尤翫雜心時為彼國所重嵩兄為博士王族推崇雅重儒林未欽佛理覩嵩英鑒勸令反俗教以義方嵩曰腐儒小智未足歸賞固當同諸糟粕餘何可論兄頻遮礙乃以易林秘隱問之嵩初不讀俗典執卷開剖挺出前聞兄雖異之殊不信佛法之博要也嵩以毗曇一偈化令解之停滯兩月妄釋紛紜乃有其言全乖理義嵩總非所述聊為一開冷然神悟便大崇信佛法博通玄奧乃恣其遊涉于時元魏未齡大演經教高昌王欲

使釋門更闢乃獻嵩并弟隨使入朝高氏作相深相
 器重時智遊論師世稱英傑嵩乃從之聽毗曇成實
 領牒文旨信重當時而位處沙彌更搖聲略及進具
 後便登元座開判經誥雅會機緣乃使鋒銳勅敵歸
 依接足既學成望遠本國請還嵩曰以吾之博達義
 非邊鄙之所資也旋環鄴洛弘導為宗後又重徵嵩
 固執如舊高昌乃夷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曰經不
 云乎三東無常諸有非樂況復三途八苦由來所經
 何足怪乎及高齊天保革命惟新上統榮望見重宣
 帝嵩以慧學騰譽頻以法義陵之乃徙於徐州為長

年僧統仍居彭沛大闡宏猷江表河南率遵聲教即
 隋初志念論師之祖承也以天保年卒於徐州
 續高僧傳卷第九

校訛

第五紙十二行徽發南

音釋

腊思積切 閑侯肝切 胛古洽切 觶勑規切 童子畏

正作塼初力切 畧古營切 林符遇切 贈勑

塞遮過 充滿也 堀外曰堀 賻終曰賻 蚘儒

雞切 醯莫孔切 堰魚寒切

撰述

續高僧傳卷九

三

任九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背刻
 續高僧傳第九卷計字九千五百十二箇該銀
 四兩九錢五分
 武林釋如德對長洲丘義民書溧水端司禹刻
 萬曆庚戌歲冬十二月徑山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十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四

正紀十四人
附見二人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傳一

鄴中釋曇遵傳二

鄴下總持寺釋惠順傳三

鄴西寶山寺釋道憑傳四

并州傳統釋靈詢傳五

大統合水寺釋法上傳六 法存

鄴下定國寺釋道慎傳七

支那

續高僧傳卷九

一

任九

周蒲州仁壽寺釋僧妙傳八

長安崇華寺釋慧善傳九

潼州光興寺釋寶彖傳十

齊洛州沙門釋曇衍傳十一

陳揚都莊嚴寺釋惠榮傳十二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傳十三

京師淨影寺釋惠遠傳十四 僧猛

釋僧範姓李氏平鄉人也幼遊學群書年二十三備通疏略至於七曜九章天文筮術諮無再悟徒侶萬千抵掌解頤誇矜折角時人語曰相州李洪範解徹

深義鄴下張賓生領悟無遺斯言誠有旨矣兼以年華色美都無伉儷之心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養年二十九棲遲下邑聞講涅槃輒試一聽開悟神府聖思兼通乃知佛經之秘極也遂投鄴城僧始而出家焉初學涅槃經頓盡其致又棲心林慮靜其浮情復向洛下從獻公聽法華華嚴宗匠前修是非衢術後徙轍光師而受道焉耽味虛宗歲紀遷貿既窮筌相學志無新乃出遊開化利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衆千餘逮旋趾鄴都可謂當時明匠遂使崔觀汪易諮之取長宗景造歷求而捨短大儒徐遵明李寶頂等

一見信於言前授以菩薩戒法五衆歸之如市講華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各有疏記復變疏引經製成爲論故涅槃小品等並稱論焉地持十部獨名述也然屬詞繁壯不偶世情亦是一家之作故可觀採而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嘗有膠州刺史杜弼於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鴈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爾乃翔逝又於此寺夏講雀來在坐西南伏聽終於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鳥飛來入聽訖講便去斯諸祥感衆矣自非道洽冥符何能與此嘗講華嚴輒

有一僧加毀云是乃伽斗竟何所解當夜有神加打死而復蘇其見聞者皆深敬異嘗宿他寺意欲聞戒有僧昇座將欲豎義乃曰豎論法相深會聖言何勞布薩僧常聞耳忽見一神形高丈餘貌甚雄峻來到座前問豎義者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卽以手搭之曳于座下委頓垂死次問上座搭曳同前由是自勵至終僧事私緣竟無說欲乃至疾重輿而就僧將終之日延像入房下牀跪地惟悔宿觸而已時當正午遺誠而卒於鄴東大覺寺時春秋八十卽天保六年三月二日也初範背儒入釋崇信日增寂想空

門不緣世務口無流略之語身絕非法之遊隨得財
賄卽施門人衣食有無未曾宣迷安忍善惡喜怒不
形洗穢奉禁終始如一而留意華嚴爲來報之業夜
禮千佛爲一世常資末歲年事旣隆身力不濟猶依
六時叩頭枕上自有英悟之量罕能繼者而感通靈
異則事全難准云

釋曇遵姓程氏河北人少厭世網投法光出家而容
色盛美堂堂然也恐染戒淨還返俗焉資學旣明允
當時寄有魏擢爲員外郎二十有三情背朝官復請
光公以爲師保光以舊事捨而不度遵跪啓曰今沒

命皈依遠崇至道如不允副必從邪見壞及三寶光
審其情至卽度而授戒因從稟學功踰一紀大乘頓
教法界心源並披析義理挺超時匠手無異筆而變
他成已故談述有續而章疏闕焉初出化行洛下流
衍齊楚晉魏乃至燕趙通傳道務攝洽相襲丞相淮
陰王肱深器之德動貴重傾心奉禮年餘七十舉爲
國都尋轉爲統後少覺有疾便坐誦維摩勝鬘卷了
命終卒於鄴下時年八十有五承化門人罕繼其後
初遵賦志清高無爲立性褰帷開戶標樹方遠形無
妄涉口不俗談動靜自嚴不假方便而敬愛宗師罕

階儔緒光師終日遵在齊州初聞哀問不覺從牀而墜口中流血其誠孝動人如此之類也多遊念慧有得機緣温講而終業矣

釋惠順姓崔齊人侍中崔光之弟也少愛儒宗統知雅趣長厭塵網為居士焉初聽涅槃略無遺義因講而睡聞有言曰此解乃明猶未為極心遂遲疑伺決其病承都下有光律師者廣涉大乘文無不曉因往洛陽時年二十有五即投光而出家焉寓於門下纂修地旨倦無終食歲紀相尋證教兩途銳鏡於心內三持三聚影現於神外博見融冶陶然有餘講十地

地持華嚴維摩並立疏記年將知命欲以大法弘利本鄉即傳歸戒情無不愜隨有講會眾必千餘精誠之響廣流東夏故齊趙瀛冀有奉信者咸稟其風焉僕射祖孝徵欽尚厥德奏為國都年七十有二終於鄴下之總持寺當終之日身心清卓專念平等而為心印然順族胄菁華言誠世範惠解騰譽事義沉深而志存順法不局一方衣略鮮華食無兼味受施尋散情闕愛憎形寄任緣未依夏臘進止在益不顧已損言行適時不與物諍故傳者具舒不敢遺其事行矣

釋道憑姓韓平恩人十二出家投貴鄉邵寺初誦維摩經自惟歷覽日計四千四百言一聞無忘乃通數部後學涅槃略觀遠節復尋成實初得半文便豎大義聰明之譽無羨昔人致使遐邇聞風咸思頂謁七夏欲講涅槃惟曰文一釋異情理難資恐兼虛課誦法誠重八夏既登遂行禪境漳滏伊洛徧討嘉猷後於少林寺攝心夏坐問道之僧披榛而至聞光師弘揚戒本因往聽之涉悟大乘深副情願經停十載聲聞漸高乃辭光通法弘化趙魏傳燈之美罕有斯焉講地論涅槃華嚴四分皆覽卷便講目不尋文章疏

本無手不舉筆而開塞任情吐納清爽洞會詮旨有若證焉故京師語曰憑師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寶斯言信矣時人以其口辨方於身子也以齊天保十年二月七日卒於鄴城西南寶山寺春秋七十有二將終之前大鐘兩口小觸而破康存之日願生安養故使臨終光尋滿室憑獨見之異香充庭大衆皆美初憑之處道弘護居心經律遞講福智雙習骨族血親往來頓絕勢貴豪家全無遊止而乞食自資少所恒習袒肩洗淨老而彌固脛臂無服生死齊焉兼以心緣口授杜於文相者古今絕矣

釋靈詢姓傅氏漁陽人也少年入道學成實論并涅槃經窮其幽府又於論中刪要兩卷注而釋之盛行於世後棄小道崇仰光公曉夕研尋十有餘載纖昔祕教備知通塞雖博知羣籍而擅出維摩兼有疏記至遷京漳鄴遊歷燕趙化靈四衆邪正分焉而書畫有功頗愛篇什文筆之華時所推舉美容貌善風儀詞辯雅淨聽者無撓初為國都魏末為并州僧統齊初卒於晉陽時年六十九矣

釋法上姓劉氏朝歌人也五歲入學七日通章六歲隨叔寺中觀戲情無鼓舞但禮佛讀經而聲氣爽拔

衆人奔遶傾渴觀聽年登八歲略覽經誥博盡其理九歲得涅槃經披而誦之即生厭世至于十二投禪師道藥而出家焉因遊相土尋還汲鄉又往東都棲皇務道神氣高爽照曉詞論所在推之咸謂聖沙彌也後潛林慮上胡山寺誦維摩法華纔浹二旬兩部俱度因誦求解還入洛陽博洞清玄名聞伊洛年暨學歲創講法華酬抗疑難無不歎伏善機問好徵覈決通非據昌言勝負而形色非美故時人諺曰黑沙彌若來高座逢災也後值時儉衣食俱乏專意涅槃無心饑凍故一粒之米加之以粟一衣為服兼之以

草練形將盡而精神日進乃投光師而受具焉性戒
 夙成不勞師導勤勤諦理無失寸陰忽聞父病尋往
 觀之既至即俎一宿同止明旦起洛度母及姊將入
 鄴都時屬大荒投寄無措聽法心猛委而南旋夏聽
 少林秋還漳岸母子相見不覺潛然既慧業有聞眾
 皆陳請乃講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輪次相續並
 著文疏又偏洞筭數明了機調綱紀法化難繼其塵
 故時人語曰京師極望道場法上斯言允矣年階四
 十遊化懷衛為魏大將軍高澄奏入在鄴微言一鼓
 眾侶雲屯但上戒山峻峙慧海澄深德可軌人威能

蕭物故魏齊二代歷為統師昭玄一曹純掌僧錄令
 史員置五十許人所部僧尼二百餘萬而上綱領將
 四十年道俗歡愉朝廷胥悅所以四萬餘寺咸稟其
 風崇護之基罕有繼彩既道光遐燭乃下詔為戒師
 文宣帝布髮於地令上踐焉天保二年又下詔曰仰
 惟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鷲鳥傷生
 之類宜放于山林即以此地為太皇太后經始寶塔
 廢鷹師曹為報德寺斯即碎蕩邪霧載清佛海當時
 昌盛自古推焉上總擔荷並得緝諧內外闡揚早白
 咸允非斯枉石孰此棟梁哉且而景行既宣逸響遐

被致有高句麗國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法崇重
 大乘欲播此釋風被于海曲然莫測法教始末緣由
 西徂東壤年三十帝代故具錄事條遣僧向鄴啓所
 未聞事敘略云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幾年又於
 天竺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帝年號是何又齊陳佛
 法誰先傳告從爾至今歷幾年帝遠請具注并問十
 地智論等人法所傳上答略云佛以姬周昭王二十
 四年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
 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即西入而竟
 不還以此為驗四十九年在世滅度已來至今齊代

武平七年丙申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
 永平十年經法初來魏晉相傳至今流布上廣答緣
 緒文極指訂今略舉梗槩以示所傳末敕任相州定
 國寺而容德顯著感供繁多所得施利造一山寺本
 名合水即鄴之西山今所謂修定寺是也山之極頂
 造彌勒堂眾事莊嚴備殫華麗四事供養百五十僧
 及齊破法湮不及山寺上私隱俗服習業如常願若
 終後觀觀慈尊如有殘年願見隆法更一頂禮慈氏
 如來而業行精專幽明感遂屬隋運將動佛日潛離
 深果宿心喜遍心府形羸微篤設輦坐之袈裟覆頭

弟子扛舉往昇山寺合掌三禮右遶三周便還山舍
 誦維摩勝鬘卷訖而卒於合水故房春秋八十有六
 卽周大象二年七月十八日也上形量過人峇然衆
 表百千衆中孤超顛現衣服率素納補爲宗五條祇
 支由來以布法衣瓶鉢以外更無餘財生不履乘步
 以畢命門人成匠任情所學不私己業通用訓人言
 常含笑罪不加杖自上未任已前儀服通混一知綱
 統制樣別行使夫道俗兩異上有功焉制寺立淨亦
 始於此故釋門東敞能扇清風莫與先矣初天保之
 中國置十統有司聞奏事須甄異文宣乃手注狀云

上法師可爲大統餘爲通統故帝之特遇事之如佛
 凡所吐言無不承用又尊重戒禁願常宣說盡報行
 之每至布薩晨旦致厚供設禮請僧及年高聲變恐
 煩於衆歲暮之夕猶遵此法其奉信也如此撰增一
 數法四十卷並略諸經論所有名教始從一法十百
 千萬有若數林實傳持之要術也又著佛性論二卷
 大乘義章六卷文理冲洽詳略有聞又撰衆經錄一
 卷包舉品類耳並行於世有弟子法存者本是李老
 監齊天保屏除歸于釋種明解時事分略有據上乃
 擢爲合水寺都維那當有齊之盛每年三駕皆往山

寺有所觀禮六軍既至供出僧廚存隨事指撫前後
給濟三官並足後終於隋初靈裕法師資學有承具
之本傳

釋道慎姓史高陽人十四出家誦聽依業受具已後
入洛從光師學於地論後稟上統而志涅槃性度虛
簡風量陶然網網門徒維攝大法而爲已任每叅說
戒跪聽訖文講悟昏情詞無繁長智者恐其言少愚
者慮其不多五衆愛重故宣帝請爲國都綏撫遺法
得無虧緒禪匠僧達論士法靈皆伏其辯對至於滔
滔風流大觀時俗則慎過之遠矣末乘車送帝廻返

本寺兩轅併折不日而終於鄴城定國寺春秋六十
有五

釋僧妙一名道妙本任冀州後居河東蒲坂禁行精
苦聰慧夙成遍覽羣籍尤通講論而稟性謙退喜愠
不干其抱故每講下座必合掌懺悔云佛意難知豈
凡夫所測今所說者傳受先師未敢專輒乞大衆於
斯法義若是若非布施歡喜時以解冠前彥行隆端
達覩其虛已皆服其德義衆益從之後任本鄉常念
寺卽仁壽寺也聚徒集業以弘法樹功擊響周齊甚
高名望周太祖特加尊敬大統年時西域獻佛舍利

太祖以妙弘贊著續遂送令供養因奉以頂戴曉夜
旋仰經于一年忽於中宵放光滿室螺旋出窓漸延
于外須臾光照四遠騰扇其焰照屬天地當有見者
謂寺家失火競來救之及覩神光乃從金瓶而出皆
歎未曾有也妙仰瞻靈相涕泗交橫乃燒香跪而啓
曰法界衆生已覩聖迹伏願韜祕靈景反寂歸空於
是光還螺旋卷入瓶內爾夜州治士女燒香讚歎之
聲聞于數十餘里寺有一僧睡居房內衆共喚之惛
惛不覺竟不見光相未幾便遇癘疾咸言宿業所致
遂有感見之差自妙之云亡光不復現其本佛骨今

仍在焉昔齊武平末鄴古城中白馬寺此是石趙時
浮圖澄所造本爲木塔年增朽壞敕遣修之掘得舍
利三粒一赤一白一青寶瓶盛之京邑貴賤共看心
至者颯然涌上不信戲慢者倒傾亦不出時俗迴邪
者衆齊王舅廣武王胡長邕曾染佛宗敕令還俗雖
居貴望不捨具戒置舍利於水鉢請乞行道卽見三
枚相逐上承旋器右行七遍旣滿一時沉下邕與子
弟更加深信而妙講解涅槃以爲恒業敘略綱致久
學者深會其源分部文句皆臨機約截遍遍皆異所
以學侶罕成而爲英傑者所美化行河表重敬莫高

延及之鄉酒肉皆絕現生葱韭以土掩覆並非由教
令而下民自徙其惡矣有學士曇延承著宗本更廣
其致具見別傳

釋慧善幼出家善法勝毗曇在楊都棲玄寺徵擊論
道四座驚神會有梁末序逃難江陵承聖季年因俘
秦壤任長安崇華寺義學之美爲周冢宰見知別修
供養敷導終老以天和年卒于長安時年六十善以
智度論每引小乘相證成義故依文次第散釋精理
譬諸星月助朗太陽猶如衆花繽紛而散故著斯文
名爲散花論也其序略云著述之體貴言約而理豐

余頗悉諸作而今覩縷者正由斯轍罕人諳練是以
觸義殷勤逢文指掌有詳覽者想鑒茲焉文多不盡
釋寶彖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綿州昌隆之蘇溪焉
天性仁讓慧心俊朗嬰孩有異二親欲試其度以諸
絲帛花果弓矢書疏羅置其前彖便撥除餅果上取
書疏衆共歎異咸知必有成濟也及年七歲有緣至
巴西郡太守楊眺問云承兒大讀書因何名爲老子
彖曰始生頭白故也眺密異之十六事梁平西王初
爲道士童子未學佛法平西識其機鑒使知營功德
事因見佛經欣其文名重其義肯就檢讀誦迷悟轉

撰述
分恒求佛法用祛昏漠年二十有四方得出家即受
具戒先聽律典首尾數年略通持犯迴聽成實傳授
忘倦不恡私記須便輒給研心所指科科別致未又
聽韶法師講偏窮旨趣武陵王門師大集摩訶堂令
講請觀音初未綴心本無文疏始役情思抽帖句理
詞義洞洽聽者盈席私記其言因成疏本廣行於世
後還涪川開化道俗外典佛經相續訓導引邪歸正
十室而九又鈔集醫方療諸疾苦或報以金帛者一
無所受便有銜義懷德者捨俗出家或緣障未諧者
盡形八戒豕雖道張井絡風播岷峩而志意頽然唯

在通於正法誠心標樹不競人物見大集一經未弘
蜀境欲爲之疏記使後學有歸乃付著經律就山修
纘而衆復尋之致有煩擾再稔方就一無留難初至
虛空藏品於義不達閉目思之不覺身上空中離牀
三四尺許欻然大悟竟文慧發寫不供宣據此爲言
志力難擬矣時益州武擔寺僧寶願最初請講大衆
雲集聞所未聞莫不歎悅又屬僧崖菩薩出世爲造
經本因爾傳持至今不絕故寶坊一學曲被劔南後
制涅槃法華等疏皆省繁易解聽無遺悶州境阜素
生難遭想每言吾命不長唯當自勵身心節約衣食

望引殘運耳故麤弊接報弘誘為心護生安眾以為
恒務忽感風疾不言久之命將欲絕私心發誓願諸
佛護念得分付諸物作是念已欬然能語顧命子弟
誨示禍福吾即當去催作遺疏分處衣資陪奉三寶
下筆署訖還不能言侍人通以漿飲閉口拒之疾甚
為喚佛名便合掌在額奄然而卒於潼州光興寺今
所謂綿州大振響寺也春秋五十即周之保定元年
十一月二十三白矣初未終之前本所住山於五月
內無故自崩塵霧闔天舉眾驚駭莫測其怪至于八
月中山北村人並見尊像從山寺來乘空北逝幡花

列前僧眾從後往問寺中都無知者當爾之時彖正
赴光興寺講因以白之彖曰此我之徵相不預他也
及終於此寺果如所圖云

釋曇衍姓夏侯氏南兗州人初生之時牙齒具焉世
俗異之七歲從學聰敏絕倫十五擢為州都公事有
隙便聽釋講十八舉秀才貢上鄴都過聽光公法席
即稟歸戒棄捨俗務專功佛理學流三載績鄰前達
年二十三投光出家即為受戒聽涉無暇乃捐食息
然於藏旨有疑通諮碩學並辭固逮遂開拓寰宇置
立規猷顧諸徒曰吾從師積年心悟未決賴因遊意

累思豁然有據其猶低目面墻則冥無所解延頸出戶則遠近斯見由是講事無廢毗贊玄理聲辯雄亮言會時機自齊鄭燕趙皆履神化雖遭緣阻安苦無倦常隨義學千僧有餘出家居士近於五百並恢廓道志戒禁居心趙郡王高叡上洛王高元海膠州刺史杜弼並齊朝懿戚重臣留情敬奉僕射祖孝徵奏為國都緝諧道政不墜玄綱而披散詞理言尚寡要故經文繁富者則指摘一句用攝廣文時人貴其通瞻鎔裁而簡衷矣嘗於暇日私恨曰昔在俗流尊不見遂今世人無知汙我淨戒若不爾者應有所得以

開皇元年三月十八日忽告待人無常至矣便誦念彌勒佛聲氣俱盡於時正中傍僧同觀顏色怡悅時年七十有九卒於洛州盧氏宅自行之生也殊相感入而立操貞直心用叡約情及濟世故積散所拯貧病為初法利所被如行先授但見經像必奉禮迎送道遇貧陋必悲憐垂泣其謹質深信為若此也又恒樂聽戒生來兩闕維摩勝鬘日緣一遍辛腥臭物曾不臨矚下氣逼流身出戶外以清淨僧房不為熏勃故也未終之前有夢見行朱衣螺髮頰垂於背一童侍之昇空而西北高逝尋爾便終時共以為天道者

矣

釋慧榮姓顧氏會稽山陰人也梁高大通年辭親出聽時建初彭城盛弘成實素未陳略卽盡清辯一衆同嗟便開令望而稟性虛廓不指世務唯以法事餘全無敘鄉邑二親哀其弱喪數因行李寄以書信榮得而焚之顧諸友曰余豈不懷乎廢余業也書中但二字耳復何開乎人問是何答吉凶也如此積功三十餘載不號義龍誓無返迹自是專業勇鎧聲稱彌遠卽而講悟學者歸之年至五十門人亦爾乃大弘法席廣延緇素時梁儲在座素不識之令問講者何

名乃抗聲曰禹穴慧榮江東獨步太子不識何謂儲君一座掩耳以爲慚悼之太甚也榮從容如舊佻若無人後與諸徒還歸故邑其母尚在餘並物故乃喟然歎曰十五辭隣故五十還故隣少年不識我長老無一人本邑道俗欲光其價而忌其言令也大集諸衆令其賢義榮曰余學廣矣輒豎恐致餘詞任衆舉其義門然後標據衆以其博達矜尚乃令賢八十種好謂必不能誦持榮曰舉衆無入也斯乃文繁義可知耳卽部分上下以法繩持須臾牒數列名出體僉雖難激蓋無成濟晚又出都相仍講授至德末年卒

于楊都

釋曇延俗緣王氏蒲州桑泉人也世家豪族官歷齊周而性協書籍鄉邦稱敘年十六因遊寺聽妙法師講涅槃深悟其旨遂捨俗服膺幽討深致出言清越厲然不羣時在弱冠便就講說詞辯優贍弘裕方雅每云佛性妙理為涅槃宗極足為心神之遊翫也延形長九尺五寸手垂過膝目光外發長可尺餘容止肅邕慈誘汎博可謂堂堂然也視前直進顧必轉身風骨陶融時共傳德及進具後器度日新機鑿俊拔遐邇矚目雖大觀奧典而恐理在膚寸乃更聽華嚴

大論十地地持佛性寶性等諸部皆超略前導統津淮的自顧影而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即所謂中朝山是也時山中有薛居士者學總玄儒多所該覽聞延少年知道風悟超倫遂從而謁焉言謔相高末之揖謝薛乃戲題四字謂方圓動靜命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室薛驚異絕歎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爾後恒來尋造質疑請義延幽居靜志欲著涅槃大疏恐有滯凡情每祈誠寤寐夜夢有人

被於白服乘於白馬駿尾拂地而談授經旨延手執馬駿與之清論覺後惟曰此必馬鳴大士授我義端執駿知其宗旨語事則可知矣便述疏說偈曰歸命如來藏不可思議法等續撰既訖猶恐不合正理遂持經及疏陳於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別卷若幽致微達願示明靈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放神光三日三夜輝耀不絕上屬天漢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來謁拜其光明所照與妙法師大同則師資通感也乃

表以聞帝大悅敕延就講既感徵瑞便長弘演所著文疏詳之于世時諸英達僉議用比遠公所製遠乃文句愜當世實罕加而標舉宏綱通鏡長驚則延過之矣周太祖素揖道聲尤相欽敬躬事講王親聽清言遠近馳華觀採如市而所獲供事曾不預懷性好恬虛固忤時政太祖以百梯太遠諮省路艱遂於中朝西嶺形勝之所為之立寺名曰雲居國俸給之通於聽衆有陳躬使周弘正者博考經籍辯逸懸河遊說三國抗敘無礙以周建德中年銜命入秦帝訝其機捷舉朝忽彩敕境內能言之士不限道俗乃搜

採巖穴遁逸高世者可與弘正對論不得墜于國風
時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夙承令範乃表上曰曩
延法師器識弘偉風神爽拔年雖未立而英辯難繼
者也帝乃總集賢能期日釋奠帝躬御法筵朝華畢
至時周國僧望二人輪次登座發言將訖尋被正難
徵據重疊救解莫通帝及羣僚一朝失色延座居末
第未忍斯慙便不次而起帝曰位未至何事輒起延
曰若是他方太士可藉大德相臨今乃遠國微臣小
僧足堪支敵延徑昇高座帝又曰何為不禮三寶答
曰自力兼擬未假聖賢加助帝大悅正遂構責陳難

延乃引義開關而正頗挾機調用前殿後延乘勢挫
拉事等摧枯因卽頂拜伏膺慨知歸之晚自陳云弟
子三國履歷訪可師之師不言今日乃遇於此矣卽
請奉而受戒晝夜諮問永用宗之及返陳之時延所
著義門并其儀貌並錄以歸國每夕北禮以爲曇延
菩薩焉初正辭延日預構風雲山海詩四十首並抽
拔奇思用上於延以留後別及一經目竟不重尋命
筆和之題如宿誦酬同本韻意寔弘通正大服焉更
無陳對乃跪而啓曰願示一言緘諸曾臆延曰爲賓
設席賓不坐離人極遠熱如火規矩之用皮中裹正

曰斯則常存意矣帝以延悟發天真五衆法則便授
 爲國統使夫周壤導達延又有功至武帝將廢二教
 極諫不從遂隱於太行山屏迹人世後帝召延出輔
 中使屢達而確乎履操更深巖處累徵不獲逮天元
 邁疾追悔昔愆開立尊像且度百二十人爲菩薩僧
 延預在上班仍恨猶同俗相還藏林藪隋文創業未
 展度僧延初聞改政卽事剃落法服執錫來至王庭
 面申弘理未及敕慰便先陳曰敬聞皇帝四海爲務
 無乃勞神帝曰弟子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延曰貧道
 昔聞堯世今日始逢云云帝奉聞雅度欣泰本懷共

論開法之模乎化之本延以寺宇未廣教法方隆奏
 請度僧以應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數敕遂
 總度一千餘人以副延請此皇隋釋化之開業也爾
 後遂多凡前後別請度者應有四千餘僧周廢伽藍
 並請興復三寶再弘功兼初運者又延之力矣移都
 龍首有敕於廣恩坊給地立延法師衆開皇四年下
 敕改延衆可爲延興寺面對通衢京城之東西二門
 亦可取延名以爲延興延平也然其名爲世重道爲
 帝師而欽承若此終古罕類昔中天佛履之門遂曰
 瞿曇之號今國城奉延所諱亞是其倫又改本任雲

居以爲棲巖寺敕太樂令齊樹提造中朝山佛曲見
傳供養延安其寺宇結衆成業敕賚蠟燭未及將葬
而自然發燄延奇之以事聞帝因改在寺可爲光明
也延曰弘化須廣未可自專以額重奏別立一所帝
然之今光明寺是也其幽顯呈祥例率如此至六年
亢旱朝野荒然敕請二百僧於正殿祈雨累日無應
帝曰天不降雨有何所由延白事由一二帝退與僚
宰議之不達意故敕京兆太守蘇威問延一二所由
答曰陛下萬機之王羣臣毗贊之官並違治術俱愆
玄化故雨而不雨事由一二耳帝遂躬事祈雨請延

於大殿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
地北面而受八戒戒授纜訖日正中時天有片雲須
臾遍布便降甘雨遠近咸足帝悅之賜絹三百段而
延虛懷物我不滯客王爲心凡有貲財散給悲敬故
四遠飄寓投造徧多一時糧粒將盡寺主道睦告云
僧料可支兩食意欲散衆延曰當使都盡方散耳明
旦文帝果送米二十車大衆由是安堵或者謂延有
先見之明故停衆待供未幾帝又遺米五百石于時
年屬饑荐賴此僧侶無改帝旣稟爲師父之重又敕
密戚懿親咸受歸戒至於食息之際帝躬奉飲食手

御衣裳用敦弟子之儀加敬情不能已其為時君禮重又此類也敕又拜為平等沙門有犯刑網者皆對之泣淚令彼折伏從此或投迹山林不敢容世者以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所任春秋七十有三矣臨終遺啟文帝曰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往緣業淺早相垂背仰願至尊護持三寶始終莫二但末世凡僧雖不如法簡善度之自招勝福帝聞之哀慟敕王公已下並往臨弔并罷朝三日贈物五百段設千僧齋初延康日告門人曰吾亡後以我此身且施禽獸餘骸依法焚揚無留殘骨以累看守弟子沙門童

真洪義通幽覺朗道遜玄琬法常等一代名流并文武職僚如滕王等例咸被髮徒跣而從喪至于林所登又下敕於終南焚地設三千僧齋齋訖焚之天色清明無雲而降細雨若闍毗如來之狀也大眾驚駭嗟嘆得未曾有隋文學呂叔挺美其哀榮碑其景行文如別集然延恒以西方為正任語默之際注想不移侍人觀之若在深定屬大漸之始寺側有任金寶者父子信向云見空中幡蓋列於柩前兩行而引從延興寺南達于山西斯亦幽冥叶贊諒非徒擬自延之莅道勢總權衡而卑牧自居克念成治解冠羣術

行動物情故為七眾心師豈止束形加敬及聞薨背
 無不涕零各修銘誄讚揚盛業時內史薛道衡白弔
 云延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
 靈臺神寓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
 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鐘有來斯應往逢道喪
 玄維落紐棲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
 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
 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爾緇衣鬱為
 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
 藉以宣揚信足追蹤澄什超邁安遠不意法柱忽傾

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
 挈瓶夙承訓導昇堂入室具體幽微在三之情理百
 恒動往矣奈何其為時賢珍敬如此所著涅槃義疏
 十五卷寶性勝鬘仁王等疏各有差其門人弟子紹
 緒厥風具如別傳

釋慧遠姓李氏燉煌人後居上黨之高都焉天縱殊
 朗儀止冲和局度通簡崇履高邈幼喪其父與叔同
 居偏蒙提誘示以仁孝年止三歲心樂出家每見沙
 門愛重崇敬七歲在學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見稱明
 智十二辭叔往澤州東山古賢谷寺時有華陰沙門

僧思禪師見而度之思練行高世衆所宗仰語遠云
汝有出家之相善自愛之初令誦經隨事訓誨六時
之勤未勞呼策登爲虐暴不安攜以南詣懷州北山
丹谷每以經中大義問師皆是玄隱深知長有成器
也年十六師乃令隨闍黎湛律師往鄴大小經論普
皆博涉隨聽妙深隱特蒙賞異而偏重大乘以爲道
本年滿進具又依上統爲和上順都爲闍黎光師十
大弟子並爲證戒時以爲聲榮之極者也便就大隱
律師聽四分律流離請誨五夏席端淘簡精麤差分
軌轍滅淨捷度前後起紛自古相傳莫曉來意遠乃

剖析約斷位以單重原鏡始終判之卽離皆理會文
合今行誦之末專師上統綿賢七年迴洞至理爽拔
微奧負笈之徒相誼且道講悟繼接不略三餘沐道
成器量非可竿乃攜諸學侶返就高都之清化寺焉
衆緣歡慶歎所未聞各出金帛爲之興會講堂寺宇
一時崇敞韓魏士庶通共榮之及承光二年春周氏
尅齊便行廢教敕前修大德並赴殿集武帝自昇高
座敘廢立義命章云朕受天命養育兆民然世弘三
教其風彌遠考定至理多皆愆化並今廢之然其六
經儒教文弘治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

自真佛無像則在大虛遙敬表心佛經廣歎而有圖塔崇麗造之致福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民響信傾竭珍財廣興寺塔既虛引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盡皆廢滅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逆之甚國法豈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咸以帝為王力決諫不從僉各默然下敕頻催答詔而相看失色都無答者遠顧以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情謂理伏乃出衆答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信如誠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

佛籍像表真若使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衆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籍經教自知有法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爾時諸人何為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亦無答遠又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武帝不答前難詭通後言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廢而不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

而不學又若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
祖考不尊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
教其義安在爾則二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
與秦晉雖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
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
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
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不答
遠曰陛下向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
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行何必還家方名爲孝帝曰
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

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
不見父母武帝云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
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
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
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
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大怒面
有瞋相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何辭地獄諸
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入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
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規意盛更無所
答乃下敕云僧等且還後當更集有司錄取論僧姓

字當斯時也齊國初殄周兵雷震見遠抗詔莫不流汗咸謂粉其身骨煮以鼎鑊而遠神氣鬼然辭色無撓上統衍法師等執遠手泣而謝曰天子之威如龍火也難以犯觸汝能窮之大經所云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彼不悛革非汝咎也遠曰正理須申豈顧形命即辭諸德曰時運如此聖不能違恨不奉待日下以為大恨法實不滅大解之願不以憂惱遂潛于汲郡西山勤道無倦三年之間誦法華維摩等各一千遍用通遺法既而山棲谷飲禪誦無歇理窟更深浮囊不捨大象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西兩京各立陟岵

大寺置菩薩僧頒告前德詔令安置遂爾長講少林大隋受禪天步廓清開皇之始蒙預落髮舊齒相趨翔于維邑法門初闢遠近歸奔望氣成津奄同學市所以名馳帝闕皇上聞焉下敕授洛州沙門都匡任佛法遠辭不獲免即而位之而立性質直榮辱任緣不可威畏不可利動正氣雄逸道風齊肅愛敬調柔不容非濫至於治犯斷約不避強禦講導之所皆科道具或致資助有虧或不漉水護淨或分衛垂法或威儀失常並不預聽徒自餘惰眠失時或後及法席並依衆式有罰無赦欲徒侶肅穆容止可觀開皇五

年為澤州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此則像法再弘桑梓重集親踈合慶何以加之七年春往定州途由上黨留連夏講遂闕東傳尋下壘書慙懃重請辭又不免便達西京于時敕召太德六人遠其一矣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創達帝室親臨御筵敷述聖化通乎家國上大悅敕任興善寺勞問豐華供事隆倍又以興善盛集法會寔繁雖有揚化終為事約乃選天門之南大街之右東西衝要遊聽不疲因置寺焉名為淨影常居講說弘敘玄奧辯暢奔流吐納自深宣談曲盡於是四方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法輪

前轍望京趣寺為法道場但以堂宇未成同居空露遽條庵舍巷分州部日夜祖習成器相尋雖復與諸德英名一期至於歸學師尋千里繼接者莫高於遠矣形長八尺五寸眼長三寸腰有九圍十二幅裙可為常服登座振吼雷動蟄驚允恆羣望斯為盛矣開皇十一年春下敕令知翻譯刊之辭義其年卒于淨影寺春秋七十矣冕旒哀感為之罷朝帝吁嗟曰國失一寶也時遠與李德林同月喪而故動帝心自遠括髮尋師本圖傳授周歷兩代化滿八方著疏屬詞彌綸終始承習開悟櫛比塵連同範時朝得稱方駕

撰述
初見病數日講堂上棟脊無故自折相顧颯然知必
不拯及大漸之日端坐正神相如入定侍人不覺其
卒忽聞室有異香咸生疑怪屬之以續方悟氣盡昔
在清化先養一鵝聽講爲務頻經寒暑遠入關後鵝
在本寺棲宿廊廡晝夜嗚呼衆僧患之附使達京至
淨影大門放之徑卽嗚叫騰躍入遠房內爾後如前
馴聽但聞法集鐘聲不問旦夕覆講豎義皆入堂伏
聽僧徒梵散出戶翔鳴若值白黑布薩雖聞鐘召終
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遠常途講解依法潛聽中間況
及餘語便嗚翔而出如斯又經六載樂聽一時不虧

後忽哀叫庭院不肯入堂自爾二旬遠便棄世又當
終之日澤州本寺講堂衆柱及高座四脚一時同陷
僉議以感通幽顯兩寺勒碑薛道衡製文虞世基書
丁氏鑄之時號爲三絕初遠周聽大乘可六七載洞
達深義神解更新每於鄴京法集豎難罕敵由此名
冠遠近異論所推旣而勤業曉夕用心太苦遂成勞
疾十五日內覺觀相續不得眠睡氣上心痛狀如刀
切食弱形羸殆將欲絕憶昔林慮巡歷名山見諸禪
府備蒙傳法遂學數息止心於境尅意尋繹經于半
月便覺漸差少得眠息方知對治之良驗也因丁夏

學定甚得靜樂身心怡悅卽以已證用問僧稠稠云
此心佳利根之境界也若善調攝堪爲觀行遠每於
講際至於定宗未嘗不讚美禪那盤桓累旬信慮求
之可得也自恨徇於衆務無暇調心以爲失耳七夏
在鄴創講十地一舉榮問衆傾餘席自是長在講肆
伏聽千餘意存弘獎隨講出疏地持疏五卷十地疏
十卷華嚴疏七卷涅槃疏十卷維摩勝鬘壽觀温室
等並勒爲卷部四字成句綱目備舉文旨允當罕用
擬倫又撰大乘義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爲
五聚謂教法義法染淨雜也並陳綜義差始近終遠

則佛法綱要盡於此焉學者定宗不可不知也自遠
之通法也情趣慈心至於深文隱義每丁寧頻復提
撕其耳惟恨學者受之不速覽者聽之不盡一無所
惜也是以自於齊朝至於關輔及畿外要荒所流章
疏五十餘卷二千三百餘紙紙別九百四十五言四
十年間曾無痾疾傳持教道所在弘宣並皆成誦在
心于今未絕本任清化祖習涅槃寺衆百餘領徒者
三十並大唐之稱首也而遠勇於法義慈於救生戒
乘不緩偏行祿溺所得利養並供學徒衣鉢之外片
無留惜嘗製地持疏訖夢登須彌山頂四顧周望但

唯海水又見佛像身色紫金在寶樹下北首而卧體有塵埃遠初則禮敬後以衣拂周遍光淨覺罷謂所撰文疏頗有順化之益故爲此徵耳又自說云初作涅槃疏訖未敢依講發願乞相夢見自手造塑七佛八菩薩像形並端時還自續飾所畫既竟像皆次第起行末後一像彩畫將了有一人來從索筆代遠成之覺後思曰此像有流末世之境也乃廣開敷之信如夢矣又未終一年夢見淨影長竿自倒燈耀自滅便至歲日所使淨人小兒二人手放從良分處什物並爲功德又敕一時講前令大衆誦般若波羅蜜

呪限五十遍以報四恩初不中息又傷學衆不能課力每因講日如此正義須臾不聞識者以爲達宿命也及覺輕賤於房外香湯洗浴即在外宿至曉入房食粥倚牀而卧問曰早晚答云今可卯時乃曰吾今覺冷氣至臍去死可一二三寸在可除倚牀自踰其足正身斂目不許扶持未言其卒驗方知化香若梅檀久而尋滅後乃卧之手足柔軼身分並冷唯頂上暖焉有沙門智猛者相人也伏佩法教每蒙延及故疏爲行狀擬學者所承猛談說有偏機會稱善名振東夏云

續高僧傳卷第十

音釋

菁 子盈切精 潛 師姦切 覩 覩力戈切 駿 子紅切
英曰菁華 涕流貌 覩委曲也 且緣切 候古 此宰切 髮也 改也 髮髻也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贊刻
 續高僧傳第十卷計字一萬二千三百十箇該
 銀六兩四錢
 武林釋如德對長洲丘義民書當塗劉仲交刻
 萬曆庚戌歲冬十二月徑山寂照庵識

